

30而立

Future Challenges for the AHCI

轉以新顏待今朝

獨立製錶人協會三十周年特輯 (下)

獨立製錶人協會在今年迎來第三十周年，所要面對的挑戰或許比三十年前更大。除了必須為了因應這個快速變遷的全球化市場而離開工作檯，拉近與消費者的距離，在商業活動與製錶間取得平衡也是一大課題。而其中部分成員在成名後自創品牌，也跟著衍生出是否合乎獨立精神等問題。當然，在協會日漸壯大的同時，如何更有效率地組織，甚至提攜後進，在在考驗著這群獨立製錶人的智慧。

撰文◎ Gawaine · 設計◎ Jerry · 資料提供◎ AHCI members





The Independent Spirit 獨立製錶 vs. 獨立品牌

部分協會成員擁有自己的錶廠，甚至自立門戶創造品牌，錶展時也不再與協會一起展示作品。

之前提到，身為一個獨立製錶人，不僅必須在製錶理念、技術與設備等面向具備獨立精神，在財力與物力等方面也必須獨立，從任何來源獲得經濟或物力支援也會被視為偏離獨立製錶的宗旨。但每個人的野心與積極度各不相同，獨立製錶師當然也不例外。有的如Vincent Calabrese和Svend Andersen等創會元老，仍堅守獨立創作使命；也有會員名氣越來越響亮，逐漸開始和經銷商合作，並自己開設錶廠，錶展時也不再和獨立製錶人協會在同一個展區陳列作品，如Kari Voutilainen；更有會員找到了合作夥伴，另外創造出一個品牌，如Felix Baumgartner的Urwerk和Marco Lang的Lang & Heyne。像這樣的例子，是否還合乎獨立製錶人協會所謂的獨立精神呢？

關於這個問題，在與獨立製錶人協會幾位

內部人員接觸討論後，得到幾個一致的答案。首先，Felix Baumgartner和Marco Lang等人儘管已自立門戶，擁有自己的品牌，但他們仍具有獨立製錶人協會的會員身分，至於Urwerk與Lang & Heyne就不被承認為協會的一部份。同樣的，他們個人的作品也被認為仍具備獨立精神，如Kari Voutilainen雖然自己設廠，他的作品還是以自己的名字發表，Marco Lang也持續有以個人名義製作錶款。不過一旦會員們的作品印上了品牌標誌，就偏離了協會對獨立製錶的認知。儘管如此，幾位自創品牌的獨立製錶人，其作品仍極具開創性，獨立於眾多主流品牌之外。從中不難發現這幾位製錶師依舊保有當初獨立製錶時所抱持的熱情與理念，甚至在多年後技術及品質更加成熟，十分值得深入認識。





Kari Voutilainen



1

來自芬蘭的Kari Voutilainen可說是目前最受矚目也最熱門的一位獨立製錶師。其作品深受寶璣與Louis Audemars之影響，2005年讓他聲名大噪的史上第一只十進制三問報時腕錶，便是以Louis Audemars的三問機芯為基礎所製作。而他著名的Direct Impulse Escapement擒縱裝置則是受到寶璣式擒縱所啟發，在游盤兩側各設置一個藍鋼擒縱輪，依次直接衝擊游盤，提供頻率至擺輪。這項設計提升了擒縱裝置效率，比起傳統槓桿式擒縱，可減少近40%的動力消耗。

但真正讓他譽滿全球的應該還是2007年的The Observatoire，Kari Voutilainen以尚未組裝的古董Peseux機芯為基礎，自行加工打磨，並加入自己設計的游絲。這種全新游絲在尾端仍採用寶璣式的上繞游絲，但在游絲樁的那一頭卻採用二十世紀初力洛克製錶師Grosmann所發明的獨特曲線，藉以提高等時性，這也是史上第一次有腕錶裝配像這樣的雙曲線游絲。

The Observatoire集古典與創新設計於一身，為Kari Voutilainen贏得GPHG日内瓦鐘錶大賞最佳男錶獎項，更成為收藏家們趨之若鶩的熱門款式。

而剛揭曉的2015年日内瓦鐘錶大賞，Voutilainen再次以個人新作GM奪下最佳男錶。特殊設計無須讓使用者只需透過錶冠便可快且此裝置在調校時與走時系統響當地時間的精準度。憑藉個人Kari Voutilainen不斷在傳統結在保存傳統製錶精華的同時卻學觀點，為這門古老的行業注入

1. Direct Impulse Escapement擒縱裝置在游盤兩側各設置一個藍鋼擒縱輪，依次直接衝擊游盤，可減少近40%的動力消耗。
2. GMR兩地時間腕錶勇奪2015年GPHG日内瓦鐘錶大賞最佳男錶。



2



Felix Baumgartner

出生於鐘錶世家，Felix Baumgartner的祖父與父親都是修整古董鐘錶的工匠。但Felix Baumgartner從製錶學校畢業後，卻沒有回到家中協助父親，反而獨自搬到日內瓦，以獨立製錶師的身分正式踏入鐘錶產業。憑藉著才華與天分，他很年輕就獨立製作出萬年曆與三問腕錶，並在這個時候遇到了設計藝術家Martin Frei，兩人攜手在1997年創立了獨立品牌Urwerk。

六年後，UR-103腕錶以衛星式時間顯示確立了往後品牌錶款的设计風格，Felix Baumgartner的創意也逐漸受到注意，就連Harry Winston都來邀請他操刀Opus系列五號腕錶。經過數年經驗累積，衛星式時間顯示在2011年臻至完美，Urwerk以UR-110奪下日內瓦鐘錶大賞最佳設計獎。在製錶界中，Felix Baumgartner就像個動作華麗的魔術師，而歸根究柢，這一切成功還須歸功於其深厚的製錶基礎。

獲得2011年日內瓦鐘錶大賞最佳設計獎的UR-110。



如果說George Daniels默默地守護著英式製錶，那麼另一位英國製錶師Peter Speake-Marin應該可以算是大張旗鼓地讓世人認識英國製錶文化。與多數獨立製錶師一樣，Peter Speake-Marin也是以修整古董鐘錶起家，接著更加入過多間知名大廠，包括高複雜機芯研發團隊Renaud & Papi。直到2008年，他才決定全力發展自己的品牌Speake-Marin。

Peter Speake-Marin認為錶雖然也是一種機械，卻可以透過製錶藝術反映文化及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機械錶反而讓現代人不再那麼機械化。因此，從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非常強烈的個性，不僅僅是重現英式製錶特色，Peter Speake-Marin強烈的個人情感及渴望也總是直接地經由腕錶傳遞給收藏家。Peter Speake-Marin不只一次提到他希望可以打造出未來的經典，這或許也是為什麼他的作品識別度這麼高，總讓人一眼就能認出Speake-Marin的品牌基因。

Cabinet des Mystères系列的跳時腕錶，包括桃型指針與機芯版路切割都充滿Peter Speake-Marin個人風格。



Peter Speake-Marin



Marco Lang



提到德國製錶，多數人應該都會想到朗格或格拉蘇蒂這兩大品牌。殊不知在獨立製錶界也有一位來自德國的大師Marco Lang，而他開創的品牌Lang & Heyne更被藏家們暱稱為「小朗格」，可見其細膩的技術與品質。

出生於一個五代以鐘錶為業的家族，Marco Lang很早就愛上了製錶藝術。2001年時他結識了父親的得意門生Mirko Heyne，兩人同時意識到德國製錶的不足，於是攜手創立Lang & Heyne，決心提供更傳統、更手工的德式腕錶。一年後，Lang & Heyne參加巴塞爾國際鐘表展，並就此一炮而紅，訂單一路接到隔年還做不完。但Marco Lang卻認為產量過大阻礙了他的創作力，因此與Mirko Heyne意見分歧。兩人在隔年就分道揚鑣，Marco Lang賣掉了他的店舖，頂著Lang & Heyne這個品牌，繼續著他的鐘錶創作之路。

貴精不貴多，Lang & Heyne如今每年產量僅三十只左右，但全部皆由Marco Lang親手組

裝並測試調校。Marco Lang強調作品不僅要獨特，更要能夠傳承。因此他的機芯設計通常簡單卻不複雜，而是著重在修飾與加工上。基板多遵循古法，在金箔混合汞再加溫，當汞蒸發以後，金箔便留在基板表面產生細紋。而夾板也均以磨砂處理，製作出霜面效果，是早期懷錶常見的做法。至於去年所推出的新款Augustus，則可說是Marco Lang在技術上的一大突破，擁有極獨特的紀念日提醒功能，可依顧客要求記錄重要日期，並預先提醒使用者。對沒有品牌迷思的玩家而言，Marco Lang的作品無疑是一項充滿視覺與情感享受的選擇。

1. Marco Lang的機芯多遵循古法製作，無論基板還是夾板都透著一股傳統手工氛圍。
2. Augustus腕錶可依顧客要求記錄重要紀念日，並預先提醒使用者。



2

The Low Key Masters

堅守崗位
默默耕耘

既然有人傾向自創品牌，努力行銷宣傳，生意越做越大。當然也有人傾向低調，秉持獨立精神持續創作。這類型製錶師只有少數內行收藏家認識他們，知名度不如Kari Voutilainen等人，市場非常小眾。但這樣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他們無須顧慮主流市場喜好，製錶時得以完全依循自己的理念與美學觀點。因此，這些寧可低調的製錶師們，作品的個人風格都更加強烈，有時甚至可以說頗為異類。





Vianney Halter



3

要在獨立製錶師裡面，挑出一個最低調的高手，Vianney Halter絕對是名列前茅。平常穿著樸素至極，加上一副無精打采的面容，像極了路上隨處可見的中年大叔。但在這樸實外表下，卻是一顆蘊藏著無盡創作潛力的心。別看Vianney Halter平時總默默地退在角落，一旦跟他談到鐘錶，他雙眼可是會立刻亮起來，滔滔不絕地闡述、解釋自己的製錶哲學。與多數獨立製錶師不同，Vianney Halter製錶真的純粹是為了個人興趣和熱忱。這點從他每一款作品都是在設計與製作完成後，才想到要尋找買家便可窺知一二。Vianney Halter認為腕錶是一個分享生活與內心想法的媒介，也因為他無視無刻不想著製錶，腦海裡隨時都可能有新想法冒出來，因此他的作品也非常難以預測。

就像Vianney Halter最著名的Deep Space陀飛輪腕錶，在半球型的鏡面下裝著一個三軸陀飛輪，讓人聯想到太空船中的動力引擎，三個帶弧度的指針分別代表物理上三個不同的維度，巧妙

將宇宙空間理論應用在製錶藝術中，而這居然是Vianney Halter在看了一部科幻電影後，莫名其妙蹦出來的創作靈感。而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Opus 3，則可說是其製錶生涯一大重要里程碑。錶殼密封，開上下兩排共6個視窗，分別顯示小時、分鐘與日期。雖然功能看似不多，事實上機芯上層配置了多達十張數字碟片，錶冠更是相當新奇地做出橫向多層調校設計，Vianney Halter將之視為對自身技術的一大挑戰。

Vianney Halter生性比較內向，但製錶卻為他打破了包括語言、地區或是個性等人際間的隔閡。這或許也是為什麼他願意緊守獨立製錶，畢竟製錶帶給他的收穫與樂趣遠大於金錢上的滿足。

1. Vianney Halter最著名的Deep Space陀飛輪腕錶，是在看了一部科幻電影後蹦出來的創作靈感。
2. 半球型的鏡面下裝著一個三軸陀飛輪，讓人聯想到太空船中的動力引擎。
3. 與Harry Winston合作Opus 3，奪下2003年日內瓦大賞最佳創作獎。
4. 2006年的創作Cabestan Face配備一組獨特的垂直排列陀飛輪與芝麻鍊恆定動力系統。



4



Andreas Strehler



1



The most precise lunar phase wristwatch is "Sauterelle à lune perpétuelle" by Andreas Strehler (Switzerland), with a deviation of 1 day in 2,060,757 years, as validated in November 2014

OFFICIALLY AMAZING



說起Andreas Strehler,或許認識他的人不多,但如果講到H. Moser & Cie的Perpetual 1萬年曆腕錶與Harry Winston的Opus 7,就應該很少人不知道了吧!而以上這些知名款式的幕後功臣,正是Andreas Strehler。只要看到哪款機芯有著如蝴蝶般的夾板造型,那肯定是出自Andreas Strehler之手。

有著一位將拆裝腕錶做為嗜好的父親,Andreas Stehler從小耳濡目染,對機械結構總是有著超過一般人的洞察力。只需一眼,他就可以憑直覺推斷出一個機械裝置的設計和運作原理。曾在Renaud & Papi擔任概念研發主任四年,接著他在1995年自起爐灶,開始為多家知名品牌設計機芯。除了Opus 7外,還前前後後幫H. Moser & Cie發展出多達十款機芯。與傳統派製錶師不同,Andreas Strehler也具備工程師身分,習慣以電腦繪圖設計機芯,而以自身工程知識為基礎,其機芯齒輪結構也與傳統腕錶頗不相同。

許多人對Andreas Strehler的認識不外乎是有如蝴蝶飛舞般的機芯夾板,但事實上他也經常另闢蹊徑,開創出不少全新功能。近期作品Sauterelle a Lune Perpetuelle,原本月相顯示一萬四千多年才需調校一次便已極為驚人,但他在去年更近一步昇華其月相機制,進化至兩百萬年都無須調整。對Andreas Strehler而言,高級鐘錶巧妙之處不應只是組裝多個複雜功能,而是在於發掘看似簡單實為複雜的創新工藝,而這正是生產與發明間最大的差別。



2

1. Sauterelle a Lune Perpetuelle具有極端準確的月相機制,兩百多萬年才需要調校一次,獲金氏世界紀錄承認為最準確月相腕錶。
2. 蝴蝶造型夾板可說是Andreas Strehler註冊商標。



Thomas Prescher



1

一般認知中，優秀的製錶師通常都是正統製錶學校出身，但Thomas Prescher偏偏就是一個例外。他原先學的是電機工程，19歲時投身軍旅，在德國海軍擔任導航員長達六年。直到25歲退役時，他才決定投入一直以來特別感興趣的鐘錶藝術，報考IWC國際鐘錶學校。

為了錄取，Thomas Prescher買下數十個古董鐘錶，並以超過一年時間自學將它們修復。如此努力不僅讓他順利錄取，更讓他獲得正式進入IWC錶廠的機會。除了IWC外，Thomas Prescher也曾在愛彼與瑞士的Gubelin古柏靈珠寶鐘錶公司服務。漸漸地，他在複雜鐘錶領域闖出了名號，並創辦個人工作室，一方面修復各種複雜錶款，另一方面也接受個別鐘錶訂做。

Thomas Prescher受到他個人學經歷影響極大，作品多偏向復古風格。他也是極少數從草圖發想到所有零件製造，都以個人手工完成的

製錶師。因此他能夠確實掌握技術，並依照客戶要求進行調整，即使要求再怎麼異想天開，在他手下都還沒有做不出來的。眾多複雜作品中，Triple Axis Tourbillon三軸陀飛輪腕錶被公認為Thomas Prescher的代表作。這同時也是世上第一款三軸飛行陀飛輪，Thomas Prescher設計出不裝設框架便可以各種角度旋轉的結構，比一般三軸陀飛輪更具空靈感，運轉軌跡一目了然，堪稱機械與藝術之極致享受。



2

1. Triple Axis Tourbillon是世上第一款三軸飛行陀飛輪。
2. Tempusvivendi系列逆跳腕錶，可依客戶要求以各種形象製作。

Crossing the Boundaries

跨越疆域 群英彙簇

自1985年成立至今，獨立製錶人協會對會員資格的標準始終不變。除了具備獨立精神與原創性外，也得表現出獨立生產鐘錶的技術。這標準說來似乎很難，但實際上並沒有很具體的限制。因此不論國籍、不論語言，甚至不論作品種類都有機會加入獨立製錶人協會。三十年來，協會已吸收了三十五名會員，而這三十五人來自十一個不同國家。雖然仍以瑞士及德國兩大製錶重鎮為大宗，但來自世界各地的製錶人也讓協會成員與錶迷們見識到原來除了傳統製錶，不同文化與背景也能夠孕育出包羅萬象的創作能量。



面盤與錶殼佈滿浮雕花卉是Aaron Becsei作品的一大特色。



Aaron Becsei

來自於匈牙利布達佩斯一個三代製錶家族，Aaron Becsei在2009年加入獨立製錶人協會。與多數製錶人不同，對Aaron Becsei影響最深的不是寶璣等先賢，也不是任何一位當代製錶大師，而是他年輕時與父親在維也納一間博物館看到的幾座充滿皇室座鐘。其作品總是充滿各樣雕花，將繁華風采融入傳統製錶技術。

許多人第一次看到Aaron Becsei的作品會被其華麗外表所吸引，但事實上Aaron Becsei在技術面也不容小覷。其中最具突破性的作品是2008年發表的三軸陀飛輪。三軸陀飛輪如字面所見，但多數品牌都以滾珠做為軸承，才讓陀飛輪框架360度轉動。Aaron Becsei則是改良了陀飛輪結構，將外層框架一分為二，分別位於冠輪內外側，如此設計讓他成功研發出史上第一款裝配傳統寶石軸承的三軸陀飛輪腕錶。此Aaron Becsei更是極少數從指針、面盤、夾

至螺絲，無論什麼材質都親手製做的製錶師，以百分之百原創襯托複雜製錶之美。



Aaron Becsei設計出史上第一款裝配傳統寶石軸承的三軸陀飛輪腕錶Primus Triaxial Tourbillon。



菊野昌宏

菊野昌宏是首位日本籍協會成員，其作品揉合了強烈的東方文化色彩，在充斥著歐洲製錶師的獨立製錶人協會中，更加引人注目。菊野昌宏就讀專門教授鐘錶設計維修及首飾設計的東京水野學園，畢業後他受到一座150多

行研究學習製錶藝術。當他一步步循著前人的足跡自學時，他才深刻體認到製錶這門學問多麼浩瀚無窮，也促使他打定主意要創做出足以令這些偉大前輩們都為之驚豔的作品。對於腕

日本工匠打造的萬年曆座鐘啟發，因而



Temporal Hour Watch和時計是菊野昌宏2011年剛加入獨立製錶人協會時的作品，揉合了強烈的東方文化色彩。



Valerii Danevych

前文提到獨立製錶人協會甚至對作品種類也沒有限制，其實就是在講Valerii Danevych。事實上Valerii Danevych並不是一個科班出身的製錶師，而是一個來自於木工家族的烏克蘭人。小小年紀他就展現出靈巧的手藝，做出一把長三公分，以髮絲為弦的迷你吉他。長大後他接手家族事業成為一名木匠，但單純地製做整修木頭家具滿足不了他，因此Valerii Danevych開始利用業餘時間鑽研更複雜的鐘錶製做，並利用自身專業以木材雕磨出錶殼與錶帶，就連機芯中的齒輪、夾板等細小零件也難不倒他。更厲害的是，Valerii Danevych的木製腕錶上滿鍊後具備長達20小時的動力，且每日誤差不超過五分鐘，更在近年來開發出逆跳功能，證明即使沒受過正統訓練，卻可以讓製錶業看到更多可能性。



Valerii Danevych的木製逆跳腕錶就連機芯零件也幾乎全部以木材手工打造。

Time to Change 物換星移 更弦易轍

邁入第三十個年頭，AHCI面臨的將是一個更快速變遷的市場。集團與主流品牌針對行銷宣傳的投資越來越多，資源不足的獨立製錶師們提高曝光率，並增加與消費者間的互動，讓收藏家對其作品有更全面認識，如此才有機會在主流品牌的夾攻下生存。

其中對此問題最有危機意識的當數Marc Jenni，這位年輕製錶師對機械錶創作頗有自己的想法。他認為簡單明瞭反而更能將焦點凸顯出來，作品中雖然沒什麼華麗的潤飾技巧，卻處處充滿著巧思。其得意之作Prologue系列也是簡約到了極致，甚至連錶冠都沒有。Marc Jenni認為錶冠也是多餘的，除了會卡到手腕，更破壞渾圓錶殼的整體感。於是他花了兩年時間研發出一套全新調校機構，利用環繞錶殼的轉軸使

可完成上鍊與調整日期時間等各項指令。

然而，無論再怎麼有創意，若缺乏有效行銷策略，一切也都是空談。Marc Jenni不僅注意到這個問題，更意識到協會中還有許多成員也面臨同樣的困境。因此他自告奮勇接下協會的行銷與公關事宜，並邀請曾在HYT負責公關的Daniel Rincon擔任協會專員，處理各種媒體宣傳業務。這也是為什麼近年來會看到越來越多協會成員出席公開場合，近距離與錶迷們分享交流。二人也開始積極整理協會歷史資料，期望匯集成一份完整檔案。將來獨立製錶人協會在展覽中呈現的將不再只有一櫃一櫃分開的成員作品，而是更具細靡遺地介紹協會沿革、宗旨甚至未來展望，讓世人能更深入認識獨立製錶師的點點滴滴。



1. Marc Jenni (左) 與擔任協會專員的Daniel Rincon。
2. 獨立製錶師們近年來更加重視與人群的互動與交流。
3. Marc Jenni的Prologue P01沒有錶冠，靠環繞錶殼的轉軸調整時間。



1. F.P. Journe擔任獨立製錶人協會代表頒獎給年輕製錶天才大賽得獎者。
2. 年輕製錶天才大賽得獎者的作品也在今年巴賽爾鐘錶展與協會成員的作品一同陳列展示。
3. F.P. Journe賴以成名的Chronometre a Resonance，搭載兩組擒縱系統，分別控制兩地時間，即使兩根秒針日後快慢不一，只要按下四時位置的按鈕便可瞬間調整至同步運行。

Young Talent Competition
傳遞火炬
精神永續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獨立製錶人協會除了必須做出改變以因應不同的市場文化，成員們也發現另一個逐漸浮現的危機。新一代的製錶學徒不再像前輩們那麼吃得苦，越來越少人願意忍受孤獨，咬著牙堅持創作之路。許多成員們已經預見，製錶界在未來將嚴重缺乏真正具開創性的作品。身為獨立製錶人協會元老級成員，同時也是協會中少數成功以獨立製錶打入主流市場，與眾多品牌分庭抗禮的Francois-Paul Journe，義不容辭地贊助協會舉辦的Young Talent Competition年輕製錶天才大賽，既鼓勵年輕製錶師投入創作，更以導師身分給予後進們適當指導。

F.P. Journe在1987年加入協會前雖已小有名氣，但他真正大紅大紫還是得歸功於他加入後得到協會支援，得以在巴賽爾國際鐘錶展發表個人首枚陀飛輪腕錶Tourbillon Souverain，以此為基礎累積出名聲與客源，進而在日後發展出個人品牌。因此他也最了解獨立製錶人協會對於年輕創作者的重要性，認為協會必須釋出更多鼓勵與善

意幫助有志往製錶創作發展的後起之秀。年輕製錶天才大賽將針對全球14個國家共47所國際製錶學校的學生作品進行公開評選，由三十三位協會成員共同審核作品的技術成就、複雜性、設計與美感。F.P. Journe也將以導師身分與入圍者分享其製錶知識、對鐘錶的熱情，還有創作的決心。

一個製錶人想要取得成功，不但要精通專業製錶知識和技巧，更要瞭解時計的歷史、發展和進程。此外還必須擇善而固執，相信自己的想法，並把這些想法化為真正的腕錶。而這份堅持正是新一代製錶人所欠缺的，透過年輕製錶天才大賽，協會既教導年輕人們認識獨立創作時的辛苦，更重要的是引領他們嚐到夢想實現的果實。

